

昌江耐村曾是吸毒重灾区
深受其害的村民自发成立禁毒宣传组织
开展帮教
帮村民脱贫致富

一个“吸毒村”的自我救赎

■ 本报记者 金昌波

古老的昌化江从深山里蜿蜒而下，和沿岸许多村庄一样，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耐村聚居着一群自称“哥隆人”的群体。

这里曾是毒品肆虐的地方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几名外出务工的耐村人将毒品带回村子，此后呈现泛滥趋势，严重时，甚至全村平均每8户就有1名村民吸毒，更有11人因为吸毒死亡……

“吸毒村”的恶名由此而来。然而，近年来，在昌江县司法局、县禁毒委的长期普法宣传教育下，不愿再背负恶名的耐村人开始了艰难的转变，村民自发成立禁毒宣传组织，积极开展帮教工作，并帮助曾染毒瘾的村民脱贫致富，远离毒品。

变化是巨大的：2015年不少吸毒人员开始主动戒毒，没有出现新生吸毒人员，全村转移富余劳动力1240人，人均年收入近2700元，“吸毒村”的阴影，已在逐渐远离。

核心提示

A 被“拉下水”的村民

村里大量的闲置劳动力为谋生计，外出打工，一些人被毒贩“拉下水”，染上毒品后，就开始发展身边的人

耐村位于昌江县西北部的昌化镇，在昌化江畔。一进入村内，耐村小学围墙上，“吸毒违法，贩毒有罪”、“珍爱生命，远离毒品”等有关禁毒的宣传标语特别醒目。

而村“两委”办公楼背面的墙体上，村民的涂鸦虽然若隐若现，但“某某吸毒死了”几个猩红大字依然能看得清，格外刺目。

一切，都暗示着这里曾经因“毒品”而深受苦难。

谈及“毒品”，耐村村民几乎没有能说得清，村子具体是啥时候染上这东西的。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几名耐村村民去广东打工，过年回到村里就被发现染上了毒瘾。在耐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钟有隆的记忆中，这些人是耐村最早吸毒的人。

钟有隆告诉记者。“那时候，村里人大部分在家务农，种水稻的、种甘蔗的都有，但在当时交通条件下，即使农作物有收成，也难以运出来，大家挣不到什么钱。”

因此，村里有大量的闲置劳动力，为了谋生计，部分村民开始远走他乡，到外地打工，一些人很快被毒贩“拉下水”。

一些人染上毒品后，就开始发展身边的人。到1992年，耐村吸毒人员已近30人。

大多数吸毒者都有相似的经历，最初接触毒品时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，这是一个可怕的开端。

32岁的年龄，按理说是心智成熟了的，但村民郭运江（化名）正是在那年染上了毒品。郭运江家境贫困，在他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双双去世。靠着一身木工手艺，他一步步打拼，成家立业，彼时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。

“试一试吧。”有一天，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拿出一些东西给郭运江。

这是郭运江第一次接触到海洛因。“第一口，很难吃，差点吐了。”令郭运江没有想到的是，不到一个星期，他开始忍不住想念海洛因的味道。

持续吸了四五个月后，郭运江感觉自己彻底离不开毒品了。“吸了之后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好像可以短暂地忘记一切。”当年9月16日，正和朋友一起吸毒的郭运江被警察抓住，并被送到戒毒所强制戒毒。

其实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郭运江也没想通当初为什么就着了迷。“也许，就是心里好奇吧。”郭运江说。

“在那个年代，大家都知道白粉就是毒品，但不知道毒品具体有什么危害，以为跟抽烟一样。”钟有隆说，当时家里有吸毒的孩子，村民向家长提醒，家长大多时候会不高兴，认为毁坏了孩子的名声，所以一致对外称“孩子没有吸毒，就是在吸烟”。

古老的昌化江从深山里蜿蜒而下，和沿岸许多村庄一样，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耐村聚居着一群自称“哥隆人”的群体。

这里曾是毒品肆虐的地方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几名外出务工的耐村人将毒品带回村子，此后呈现泛滥趋势，严重时，甚至全村平均每8户就有1名村民吸毒，更有11人因为吸毒死亡……

“吸毒村”的恶名由此而来。然而，近年来，在昌江县司法局、县禁毒委的长期普法宣传教育下，不愿再背负恶名的耐村人开始了艰难的转变，村民自发成立禁毒宣传组织，积极开展帮教工作，并帮助曾染毒瘾的村民脱贫致富，远离毒品。

变化是巨大的：2015年不少吸毒人员开始主动戒毒，没有出现新生吸毒人员，全村转移富余劳动力1240人，人均年收入近2700元，“吸毒村”的阴影，已在逐渐远离。

“吸毒村”的恶名由此而来。然而，近年来，在昌江县司法局、县禁毒委的长期普法宣传教育下，不愿再背负恶名的耐村人开始了艰难的转变，村民自发成立禁毒宣传组织，积极开展帮教工作，并帮助曾染毒瘾的村民脱贫致富，远离毒品。

变化是巨大的：2015年不少吸毒人员开始主动戒毒，没有出现新生吸毒人员，全村转移富余劳动力